



唐類函

四十三

人部

言志 行旅 蓬旅 遊覽 懷舊 恒孤 施惠

施饋 慶道 慶賀 為獻 午謁 游俠 報德 報警

警懲 奢 僭 寵幸

卷六十一

13
2413
43



13
2413
43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姜雲龍校訂

人部二十二 言志

○言志一 藝文類聚

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論語曰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一

言志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子曰飯蔬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
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
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
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
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纒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舉旗執戟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

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遵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洫不越鑄兵外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鈞命决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

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壟土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揚雄自叙曰雄爲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感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

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又曰馮衍有大志不
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
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
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
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
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
乃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
封定遠侯 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

其意登山遠望嘆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歿當廟食
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
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
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
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
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賓常滿罇
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吳書曰鄭泉性嗜酒閑居每
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
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

亦快乎 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言志二

案本作志節

棄繻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受軍繻軍曰丈

出關關吏曰此擲版後漢逢胡給事縣為亭長時尉

前棄繻生也 擲版過胡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

大丈夫安能為役 不奪匹夫不無時 後漢趙岐字邠

遂之長安學馬 圓石於墓刻之云漢有人姓趙名

曰我死爾乃置一圓石於墓刻之云漢有人姓趙名

岐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瘳仕至太僕岐本名嘉

隱以求志 隱居以言以足志 知其志焉 知鴻鵠 燕雀

鴻鵠下從斗管 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

之志 遂就屈 澄清之志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卿相之

盟 史吳起出衛郭門與毋訣齧臂而盟曰 宰天下之

志 漢陳平少時為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謂陳孺

遂定 掃天下之心 後漢陳蕃字仲舉室有冀不除薛

天下 掃天下安能事 過橋而題果乘馴馬 漢司馬相如

當掃天下安能事 過橋而題果乘馴馬 漢司馬相如

北有昇僊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 入關而歎

夫不乘駟馬不復過此遷中郎果如志 入關而歎

終擁使車 漢郭丹字少卿入關而歎曰不乘使者 希

顏之志 慕蘭之誠 大志遠畧 砥礪名節 子

有四方之志 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

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

言志

言志

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列於茲以墜於戲君
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眇茲暇日 魏曹植矯志詩
曰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素位餐難以成名磁石引
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
璧塗乞無為貴寶復仁遭禍無為貴道鴛鴦遠害不
羞卑栖靈虬避難不耻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
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
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
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疇之順
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闥舌為發機門

機之開枯矢不追 又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
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元籍詠懷詩曰天地烟
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
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
哉爰居爰處 又曰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
獨寤寐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葉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
蓬蒿盧豈効續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痊
橫街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欷歔鑿茲一三者憤滿
從此舒 又曰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脩竹隱山

陰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
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
舞山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
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螿蛄鳴
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循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
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
思我故情一作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
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鬪臨長風須臾萬里逝
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一作身青雲中網羅不
能制豈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 又曰鸞鳩飛桑榆

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
不若栖樹枝下集蓬蒿一作間上遊園囿籬但爾亦
自足用子為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
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
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步
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良

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
 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
 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蓬池上
 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濟茫茫 又曰寧與
 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途將安歸 又
 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
 沈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
 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

宿瀟湘汜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
 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
 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晉張
 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
 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
 慧暉光日新 晉傅玄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
 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人進霍茹有酒不
 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
 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
 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

曰東鄰有一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
竦隙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又曰忽有一飛鳥五
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
鳥互相和 晉張協詩曰瓠離兮與璠魚目笑明月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罇俎間制勝
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靈運憶山
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
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歎 又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宋謝惠

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中房櫳引傾月步檐
結春風 宋鮑照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弱冠叅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耻受聊城功
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帙奉盧弓
始願力不及安知命所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
去國懷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
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
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
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

知霜雪後獨見竹柏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
 美好不逐世間人鬪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
 為寶一日鷓鴣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
 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
 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
 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間
 英豔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
 救東秦黃龍暗迢遞清泥寒苦辛野戰劔鋒盡攻城
 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
 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

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周庾信
 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蕭索無貞氣昏
 昏有欲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
 竹且悲暗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
 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水
 未清一代人先改昔說東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殊可吐寧知炭欲吞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王孫
 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
 值秦寃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武安檐瓦振昆陽

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燒原古獄饒冤氣空亭
 多枉冤天道或可問微子不忍言 又曰蕭條亭障
 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
 武寒水送荆軻唯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隋顏之
 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
 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
 或侍朝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
 風塵閣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廟
 霜露霑朝市壁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
 獨生長足耻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闕明鏡

憂傷沒余齒 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荆隋侯
 曜我色卞氏飛吾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
 旦夕駭白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直距連城常悲
 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刃安可捨一毀難復營昔為
 時所重今為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真
 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
 玉碣碣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
 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
 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

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
 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
 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
 而飛揚涉九嶷而臨截薛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
 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
 窮處陟隴山以踰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竝與
 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
 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
 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
 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

與身其孰親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項之玄胄

兮氏中葉之炳靈飄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
 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
 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惟
 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遭與蹇連兮何
 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鸞
 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
 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
 于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叛迴宄其若茲兮北叟頗
 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妣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
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
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墮而存荆紀焚
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
實其必榮要歿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
紘覆兮實匪謚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
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
麟兮漢賓祚于異代 魏曹植玄暢賦曰夫富者非
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

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
賦名曰玄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
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日綴三代之
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邁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尚
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鑄思黃
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
延佇志鵬舉以補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
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
邁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爲宇築無怨以
作藩播慈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

信樂天之河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
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岵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
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
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乎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
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
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魏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拔此豐草
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于路役車低昂
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於朝陽
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傲玉粲以曜目榮日

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
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爛爛以廣其心
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稍英爽於東隅掣叛
臣乎南荆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
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漠以無爲玄道穆以普將
翼儁又於上列退从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歲託蓬
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魏丁儀
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
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
羨首陽之遺與憎千駟之餘訓宗舍藏之偉節薄鼎

角之自于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鑿登險之
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
雖厚德而祚甲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鬼
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爲戒眇龔勝而自歎嗟世
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僞以
紛錯穢杯盂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閑恨驟驢之進庭
屏騏驥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
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
測度顧鍾子之旣没牙輟絃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憤
動循墻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魏

韋鋌叙志賦曰胤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
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辨乎
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
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閔羣士於行職雖固
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
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
心夕惕以愧慙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奉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
如馳微竒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
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

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
縱慾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
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迤蹇始潔操以迄
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
戰戰以矜慄杜穢黷而防微歛規節以踐跡冀天鑒
之佑誠勤恭肅以端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薄
沒既自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爲名不足
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
知 晉棗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
羣士叙齊登玉階待日月久矣出爲冀州刺史犬馬

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
過承嘉惠擁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
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鱗
浮眇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虛敷之所涉階多
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覲汗漫之威神情飄飄而
凌雲意髣髴于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嗟峨
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踈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
思條情戀戀於昊蒼懷聖德之弘施情慘切而內傷
感有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 晉潘尼懷恨賦曰

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朔朔
風以理翮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
多違奄就鞿以服後困吳坂之峻阻畏鹽車之嚴筴
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
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傅釋板以
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
聃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
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晉傅咸
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厠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
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

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
豈伊不媿顧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而命輕
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
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於
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
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
深雍可南回千載晞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
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
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
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晉曹攄述志賦曰慕浮雲

以抗操耽簞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
疏哀夫差之溷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悴痛
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
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
名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竝榮舜拘忤於焚廩孔
怵惕於陳匡紛進塞之若斯何遭連之可常情恍惚
以回迷安乘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
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詔而砥礪奮
羽儀而翱翔被蘭祀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
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

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晉陸機遂志賦

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
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
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
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
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滯幽通矣班生彬彬切
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溫敏雅之屬也衍抑
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
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于洛汭胡受罪
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平方震荷天光之所

八音 卷之四
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彌
八葉而相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
以遠震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冒匪世祿之敢
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
栖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
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
劔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竝致此同川而徧溺禍
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紜
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
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新曲於故聲任

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
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
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
悲焉故述斯賦肯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仁墟遵黃
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
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覲
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隕年於拱木悲顧
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
海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
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

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於飴此緯蕭艾其
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玄覽
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糝賓之呂扇廣莫之風
蕭子塞帷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唯地爲厚唯王國之興義皇之握鏡實乃
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於
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旣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
爾其湘水之東卽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
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遊目於五湖
乃覽於姑蘇臨閭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

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峩峩張素蓋而縈洲喚馳白馬
而赴江淹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
猶在督護之門不修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
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
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旗
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
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
一丘臨章華而留眴見舊楚之悽涼試極目乎千里
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
交迸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劔家給火耕之田爾乃

人音 卷一百四十一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晏於
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
王豹東野綿駒蘭缸夕燃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雲
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駟而乘輅旣總
司於戎旅亦兼節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
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針倒殖之書擬河獻之留眞
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戶
隔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
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旣表人文可觀知負辰之
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壁合而珠連

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絃聞夏王之鑄鼎重農
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媿於棟隆戮封豕於
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瓊璫竝來遊於菟園
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寘
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夙有尚於
清靜叨再入於鄢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
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
衣於朱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
勿休寔旨酒之忘憂絕何揚之妙舞廢綿駒之善謳
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

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囂煩桂偃蹇而臨棟
石穹隆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
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
霑衣况登樓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
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
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
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

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
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
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亦足以暴於天下也適會召
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
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
遊說遂下於理奉拳拳之忠終不自明交遊莫救視
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身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

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田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田
 家作苦歲時伏獵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
 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
 種豆一頃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
 其不可也暉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
 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暉者猶隨風而
 靡尚何稱與之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

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
 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
 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琴間設終以博
 奕高談娛心哀筆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
 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
 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
 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
 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

意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遨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史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曹

植與吳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魏良無由緣 魏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
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
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
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
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
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
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
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
卽阮陳之流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

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
稱疾避事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
爲異物 又答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
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
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關排金門升玉堂伏
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泄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
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

胸襟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
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
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
實在所天思授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
老氏之要言對清酌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
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
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填簫激於
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
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

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曰吾
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旣隆唯江南
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
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
已朽老旣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
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
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以責邪疏廣
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晉劉琨荅盧諶
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
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

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
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譚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
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
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推終身之積慘求
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丸銷之爾夫才
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
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
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齊謝朓與王儉
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壑凌氣
風霞次則投緡捨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
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
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
褻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
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竒任偉
長之淹梓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竝純
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
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
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
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
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禪聖政以此慙違無忘

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
全驅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
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
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足訾粟斯容與自喜亦
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梁
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
悵且或吟諶况岐路之日將離巖網辭無可憐罪有
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
睫吾猶抗手分肯羞學婦人願實不肖文質無所抵
蓋困在衣食迫於饑寒非有~~文書~~絕略高談吐一言

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
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
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
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
及除舊布新清畧方且抱樂銜圖訟謳有主一日陪
武帳仰文櫬備聃佚之柱下充巖朱之席上入班九
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
薄精高塗遙力躡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警懸厨之獸
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
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

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
網祝禽下車泣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
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
友內乏疆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藥一朝捐
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
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嚴
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露鋪草
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
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
足差肩摘綺殺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憑之遇

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又荅
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
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
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狃以崇楹曾拱苟非
其實立有驚怖况復以一離訴棄賓實濯然豈復能
使一筭可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汗望影析
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卧石籍卉班荆不過田峻野
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
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
罄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况復詠高梧

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
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卷一百四十二終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東海范 汭校訂

人部二十三

行旅 逆旅

○行旅 藝文類聚

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
行地無疆 又曰利有攸往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
眺 毛詩序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彷徨而不忍去曰行邁靡靡中心摇摇 又曰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曰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

卷一百四十三

行旅

雨其濛 又曰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又曰惠而好
 我攜手同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左傳曰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
 王北征五年歲襲其祥祥習乃行 又曰行李之往
 來共其資糧屨屨其可也 又曰凡公行告于宗廟
 反則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又曰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 又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 禮記曰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行則
 無隨則亂於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
 山方明為馭昌寓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

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于
 崑崙之丘 又曰適百里者縮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
 遂行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于王
 母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
 山刊木山行乘橇泥行乘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
 又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又曰秦始
 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塘
 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傍海北至瑯邪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 又曰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海獲赤鴈 又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登天柱山自潯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瑯邪徬海而還所過禮祠名山大川 又曰張騫為郎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漢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王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至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楚辭曰怨哉秋之為氣也慘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行旅二帖白

犯霜露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適莽蒼

莊子曰適莽蒼者三

蒼然飽也

徂矣

詩駕言徂矣

何之

季陵詩遊

跋涉

大夫跋涉我心

則憂草

劬勞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駉駉

征夫蕭蕭

不知期

君子役

哉不知其期曷至

必有方

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不齋糧

漢書上

吾聞莊行千里不齋糧

有行色

古詩車馬

悲故鄉

彭彭注彭多也

遠遊子悲故鄉

窮日力

行人彭彭

汶水湯湯行人

懷安敗名

傳鴻旅

征夫捷捷

焚次喪僕

旅焚其次喪其僮僕

懷安敗名

傳鴻旅

于淄

歸不

婦歎于室

式微之詠

詩云式微式微胡

不歸微君之故胡

為乎高蹈之歌

齊人歌曰魯人之臯數年不

式微之詠

不歸微君之故胡

不歸微君之故胡

臣獲宥

羈旅之情

西征賦遠行

忽如遠客

古詩人生

如遠行客順彼長道 于橐于囊乃裹不日不月 日捷

之勞豈敢定居秋蓬之轉 辭邦 去里 不遑起

處 靡所底戾 四方之志 萬里之游 每懷靡

及 匪居則寧 朝冒霧露 晝披塵埃 口倦乎

叱咤 手苦乎轡筆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寒風

偃薄 道長吳王謂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道敞

詩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

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魏文帝詩曰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愁思綿綿思故鄉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又於明津作詩曰遙遙

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

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魏曹植雜詩曰悠悠遠行客

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

悲風動地起 又曰游魚潛淥水翔鸞薄天飛始出

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魏阮瑀詩曰臨川多悲風秋

日苦清涼客子易為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

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

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又曰我行自

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

八下 卷三 行旅

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霑裳衣 晉王
 讚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昔往倉庚鳴今來
 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晉張協詩曰述
 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三五圓流
 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
 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爲何世網嬰我身永歎遵
 北渚遺思結南津 又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振策陟崇丘按轡遵平莽夕息抱景寐朝徂銜思往
 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鞏洛道遙丘墓間秋草蔓
 長柯寒木入雲烟發軫有夙晏思駕無愚賢 晉湛

方生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窮
 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有千載貞寤言賦
 新詩忽忘羈客情 晉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魏
 巍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
 禽何翩翩遠涉許穎路顧思邈綿綿鬱陶懷所親引
 領情緬然 宋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
 扣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

日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伸百代
意旣及冷風善又卽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
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憇 又夜發石關亭詩曰
隨山踰千里浮谿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
亭亭曉月映泠泠朝露滴 又從臨海王西鎮發新
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
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荆狐兔懷窟志犬馬
戀主情 又登黃鵠岍詩曰適郢無東轅過夏有西
浮三崖隱丹墜九派引蒼流淚竹感湘別荆珠懷漢
遊 齊孔稚圭旦發青林詩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

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
夏霜寄懷山中舊舉酒莫相忘 齊劉真上湘度琵琶
磯詩曰茲山挺異萼孤起秀雲中陂池激楚浪紛
紜絕宛風煙峰晦如畫寒水清若空頡頏鷗舞白流
亂葉飛紅 梁孝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
行旅金鉦間綵旂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
拂岸花氣盡燻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梁范
雲述行詩曰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并翩翩朱蓋轉
蕭蕭良馬鳴 梁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
雲潮落晚洲出浪罷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

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離羣 梁吳筠酬鮑畿詩曰
振棹出江湄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
折荷縫作蓋落羽紡成絲吾行別有意不爲君道之
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獵起微風山沒清
波內帆在浮雲中直趨珠星北斜開碧海東故人若
思我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悵然不自悟端
憂坐漠漠風急鴈毛斷水堅馬跡落客子饑寒多江
上衣裝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梁王僧孺中
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卽四望四無極安流寧可值
憤風方未息危帆渡中懸孤光巖下曷岸際樹難辨

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直故鄉相思者
當春愛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梁何遜度
連圻詩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巖
樹落高花 又還渡五洲詩曰睠言還九派迴艫出
五洲蕭散煙霞晚淒清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岸夕
脩脩 又富陽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徙
倚空望歸山烟斂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逝雙
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梁劉孝儀帆
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華噪鼓揚風力近樹倏而
遐遙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將頓陽鳥翼客行悲道

遠唯須前路極 梁劉孝威晚渡吉陽洲詩曰江潮
凌晚急鉦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望高帆開聯村
倏忽盡循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將與
圖南競誰云勞沂洄 梁劉孝標月半夜泊鵲尾詩
曰客行三五夜息棹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
流 梁虞騫尋沈剡夕至嵯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
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糾礫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
嶺應鳴援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梁王筠遊望
詩曰晨登黃馬坡遙望白龍堆風威盡檫折路險車
輪摧 梁朱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

收淤泥不通挽寒浦劣容舟迴風折長草輕水斷細
流古村空列樹荒戍久無樓 梁庾肩吾舟中寒望
詩曰日暮敞晃舟曾水合駛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
王裘 周王褒始發宿亭詩曰送人亭上別被馬櫪
中嘶漠漠村煙起離離嶺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
山低 又和趙王途中詩曰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
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卽送師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
眉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鞍念此
時 周庾信詩曰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
相識知余生入關 陳陰鏗和傅郎歲暮還湘洲詩

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
 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迴未
 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詩曰客
 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碓險村路入江窮水
 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遙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闌新月迴中明溜柳唯識火
 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賦漢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學宮時
 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為朝廷大臣所
 非求出補吏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

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曰得玄武之嘉兆守五原之

烽燧馳太行之巖

巖一作嚴

防入天井之喬關望亭遂之

皦皦飛旗幟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脩遠之綿綿

勒障塞而固守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威謀

完乎金城 後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

駢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飛

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

恨以傷懷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

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訴 後漢曹世叔妻班氏東

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

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
 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亂曰君子之
 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 後漢蔡邕述行
 賦曰余有行于京洛遭淫雨之經時塗塗連適其蹇連
 潦汙滯而為災聊弘慮以存古宜幽情而屬詞行遊
 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觀洛汭之
 始并牽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
 義二士之夾墳 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
 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
 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

將往乎發矇灑余髮于蘭池振余珮于清風望高密
 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覲游夏之莪莪聽大猷之篇
 記高洪崖之耿介羨安期之長生登山川以永望臨
 洞浦之廣溟左揚波于暘谷右濯岸于濛汜運混元
 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瀛壺岫以駢
 羅列金臺之蹇產方玉闕之嵯峩 晉陸機行思賦
 曰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
 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汾汴渠其如帶託飄風
 之習習冒沈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
 陰涼氣凄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觀川禽之遵渚看

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

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旣遨遊于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靈暉之促景相立表以望之晉潘岳西征賦曰歲次玄枵月旅蕤賓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皇鑿揆余之忠誠俄令余以末班杖疲人于西夏携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臯託墳于南陵文違風于北阿躡函

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閭鄉而警策遡黃卷而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芬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沂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而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巖岷薛太一龍嵒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蒼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懼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欵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不遺而况於鄰里乎而况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

門沛跼踖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搆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
 太液凌建章榮駁姿而欵駘盪輜朽詣而轢承光徘徊
 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雒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
 黍苗之離離而予思之茫茫 晉郭璞流寓賦曰戒
 雞晨而星發至荷氏而方曉觀屋落之隳殘顧但見
 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
 嶺修焦丘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
 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
 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迥

逝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
 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迹陟由谷之高關北斯勢
 之險固過王成之丘墟想穀洛之合鬪惡王靈之墮
 流竒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
 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 晉張載叙行賦曰歲
 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軌
 以西徂朝發軔于京宇兮夕予宿於穀洛踐有周之
 舊墟槐丘荒以寥廓讚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
 寔公目之所卜曷斯水之瀆薄入由谷而長驅歷新
 安之鹵阜行逶迤以登降涉二嶠之重阻經欽岑之

險巖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廻逝仰華嶽之崔嵬
勤大禹之疏導豁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
木之璀璨翳青青之長松蔭蕭蕭之高杳緣阻岑之
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嶇隗其欲落
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夢以廻深秉重巒之百層轉
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
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玄猿之夜
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劔閣之崇關
路盤曲以崦藹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
坎之重固形東隘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乎

內外 晉袁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
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
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
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登樊
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
初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
長泉洲渚迢迢巖岫虛懸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
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
倏忽風塞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渤向孫氏之南面
鑽靈龜以相土模艷鎬之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始

郭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
獲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
覽闔閭之餘塵建脩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遠矣
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遺
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
宋謝靈運歸塗賦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
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後戎陣事
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慙今量分告
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
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

寒暑以推換春桑梓以緬邈褫簪帶於窮城反巾褐
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
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谿乘潮傍
山悽悽送歸悠悠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旣高而物
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
陽景之芳蕤林承風而飄落水鑿月而含輝發青田
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
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
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宋鮑
照遊思賦曰雲遙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架浦

涼煙兮冒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
茫茫兮無底山參參兮萬重捨堂宇之密親坐江潭
而爲客對蒹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
湍泉夜下而鳴石瞻荆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塞
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翻雖燕越之異心在
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菲薄以回陋受
恩靈而不訾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
而河廣途方遙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薄彌一紀而歷
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而於是時瞻崇芒而引領
望大夏而長思離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余乃
眷言興慕南眺猶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屢考幸城之
直陌相洛浦之廻阡於是援搖芳槿門拂長楊簷桃
春發窻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恒離
居而歲月痛銷落而徒傷 梁簡文帝述羈賦曰奉
明后之露渥將遠述於荆楚歎雲霞之宵漫對江山
之遙阻是時孟夏首飾雄風吹旬晚解纜乎鄉津涕
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
暮水紅日旣晏誰與同雲嵯峨而出岫江搖漾而生
風奉璽言而邁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
悲心其若頽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

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反 又阻歸賦曰觀
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
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
景總六翮而博風屬玄珙之啓異逢玉弩之相驚頓
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伏鼈之雄氣耀策馬
之高星地邇朔場疆鄰北極隴樹饒風胡天少色上
月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歛雁疲飛而不息何
愁緒之交加崑樹萱與折麻聞繁鉦之韻冰聽流風
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 梁江淹待
罪江南思北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蕪

帶封狐兮比景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
秋而遂徂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獲之吟兮
日光迥狃之啼兮月色寒况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
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鱗蝘而為鄰秋露下兮點劍
烏春苔生兮綴衣巾 梁丘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
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
非謂為文聊記行途所經爾太皞弭節祝融聳駕炎
鐘汎響青籥靜吹丘子稅轅畿路總舳川湄褫魂故
嶺結夢舊墟揆身世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難停
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辯命豈適伊而問

著擔簦無白璧之想負書靡黑貂之悲纜解山潮首
 顧京滢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客裔荃橈往來芟
 蓋經過依稀子陵之釣髣髴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
 息雲露階伺禽飛牕高月度踟躕七教徘徊五禮永
 翦帶於關上長緝巾乎林底 梁沈約愍塗賦曰結
 榜窮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
 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
 江海之信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淹長浦風掃聯葭疊
 雲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 望晡暖乎煙沙依
 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 惜於羈離亦殷勤

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梁張纘南
 征賦曰歲次姬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
 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泝金牛之迅
 渚觀靈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障跳
 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鏗千尋之峭峰深萬仞
 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剋薄嗟映川而晃
 朗水騰光以倏爍下流湍而洄險上岑峯而將落於
 是近睇赭峰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霜蕭散值時雨
 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闔夕山參差而辨
 且忽臨睨於故鄉聊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攀

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清江洗潮平
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
溢赤岸控汝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
夫灌漭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
聚聆寡鶴之偏叫問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
傷魂而悽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輻裂遭
日月之零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
而辭骨肉踏厚地而踟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
之夕鴻泣霜衿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峨峨之層
水面颺颺之嚴霜去莫敖之所縊過臨川之折軸矧

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
之幽咽雁虛弓而自殞後叫子而腸裂歷江漢之逶
迤及樊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沈碑乃
尋折而歷裔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見風雲
之倏爍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重而仰
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蜒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滄水而
至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
阜惆悵灞陵之園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之嶼璠登
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
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觀阡陌之遺

蹤實不乖於前史。傷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泥之混濁，盥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耳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却驛於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愛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噎而無宣。

○逆旅

一雜采成篇

左傳曰：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遠行遲。

逆旅主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便解衣償之。詳漢武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

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劍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時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楚辭曰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路室客舍也言

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

逆旅二帖白

供過客後漢周陽少孤微嘗修逆旅 奏亡命晉時以逆旅逐未廢

農亾命依奏勅當除之十里置一官櫛使老小貧館戶守之差今主掌依客舍取錢潘安仁上議云云

穀底寧攸薪水自備劉寔字子真杖策徒行每 商君

自敝商君亾至關不得舍曰商君令舍 桓公寢安苑

云鄭桓公會封於鄭暮夜宿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

盤飧之饋 主人之恩

議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買遷各

得其所以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至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之此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分翼翼公私滿路近畿入轉客商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赦已發有追不赦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亾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姦吏所植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非衆燕鷗觸之望

燕鷗留之觸心刺容舍翼赫以背五然野家而息豈

莊子內篇卷一百四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東海范 泐校訂

大部二十四

遊覽 施饋

懷舊 慶遺

恤孤 慶奠

施惠 薦獻

千壽

○遊覽一類藝文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待孔子四
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韓詩外傳曰齊景
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莊
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

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淮南子曰所謂樂

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

騁夷道釣射鷗鷁之謂樂乎說苑曰齊景公遊海

上樂之六月不歸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

琴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

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新序曰

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其此

乎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

軌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

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恠獸玉石玫瑰之

器重膏銀燭之寶又曰天子北昇于春山之上以

望四野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春

山之上戰國策曰昔楚山登疆臺而望崇山左江

澤湖以臨方渚其樂忘死史記曰始皇三十七年

上會稽山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

夜傍海上北至琅琊又曰太史公登會稽山探禹

穴登姑蘇望五湖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

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

之囿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世說

曰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草飲宴周侯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楚辭曰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發又曰登崑崙兮四
 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遺極浦兮悟懷

遊覽二帖

寓目憑軾寫憂以詩駕言出遊刺宛丘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宛丘刺陳

幽公遊而觀樂九原晉趙文子觀於九挑達詩挑兮達兮

蕩無度原曰樂哉斯日盤遊慢遊是嬉縱觀是娛以遨

以遊曰視曰觀登城不指遊市

禮禁屬遊

古詩曰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

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死與洛長衢羅夾巷王

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

戚何所迫魏文帝于清河作詩曰方舟戲長水澹

澹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風漂餘音魏王粲詩曰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桂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遊客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又詩曰列車息眾駕相

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續翻振

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
 樂忽忘歸 魏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
 慙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
 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歔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
 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廻
 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殲紅榮騁哉日月逝年
 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
 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棗據詩曰
 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

延首觀神州迴睛眇曲阿芳林挺脩幹一歲再三花
 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重巖吐神瀟傾觴挹瀟波
 恢恢大道間人事足為多 晉陸冲詩曰命駕遵長
 塗綿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洿澤無夷
 軌重巒有層陰零雨淹中路玄雲蔽高岑俯悼孤行
 獸仰歎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哀音 又詩曰
 肆觀野原外放心希太和景嶽造天漢豐林冒重阿
 清芬乘風散艷藻映淥波 宋謝靈運初往新安至
 桐廬口詩曰締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
 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

遙得許生計既及冷風善又卽秋水駛江山共閑曠
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宋謝莊遊
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
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
遊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曖松霞被容與澗煙移
將遂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
渚詩曰宛洛佳遊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廻瞰
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
蔭道周 又遊東田詩曰戚感苦無悰携手共行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芊芊山煙紛漠漠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梁簡文帝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衢望如掌
曾雉暖相連斷雲留去日長山減半天戲鳧乘汛下
漁舟冒浪前 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君重九
節下輦上林中酒闌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守西
掖暗車歸北宮車分獨坐道扇拂冶城風落照漸中
滿浮煙槐外通長樂含初紫安榴拆晚紅 又大同
九年秋七月詩曰高樓闢左扇迴望依蘭橈晚風颺
颺來落照參差好 又登錦堂詩曰孫生酸棗寺王
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閑猶豫遊 又應令詩曰

蠡浦急兮川路長白雲重兮出帝鄉平原忽兮遠極
目江甸阻兮羈心傷樹廬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
泱泱遠煙生兮含山勢風散花兮傳馨香臨清波兮
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莊望邦畿兮千里曠悲遙夜
兮九迴腸顧龍樓兮不可見徒送日兮淚霑裳 梁
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雌雉向林飛遠
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
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百花
亭懷荆楚詩曰日極纜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
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清

酒遙勸陽臺人 梁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
洛街巷何紛紛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童躡珠
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歲蕤綠且丹寶瑟玫瑰
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鈿
黛風過動羅紈 梁劉孝威出新林詩曰芒山眊洛
邑函谷望秦京遙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
識遊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涌川平坐觀暮潮
落漸見夕煙生無由一羽化徒想風御輕 梁蕭子
範東亭極望詩曰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銜
魚望蓮舟拂芰歸郊原共超遠林野雜依菲從君採

蘿葛寧復想輕肥 梁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
 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梁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詩曰漁舟暮出浦
 漢女採蓮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飛蟬鳴早秋至
 蕙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梁吳筠迎
 柳吳興道中詩曰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
 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彩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
 恩德忘我北山蘿 梁庾肩吾暮遊山水賦韻得磧
 應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入徑轉金輿開
 橋通畫鷁細藤初上援新流漸涵磧雲峯沒城柳電

影開巖壁 梁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
 目極不能捨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軫軫河梁上
 紛紛渭橋下爭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蒿人
 誰憐寂寞者 又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曖似
 畫沙岸靜如掃空籠望玄石迴斜見危島綠草間遊
 蜂青葭集輕鷁徘徊洞初月浸滢潰春澗非願歲物
 華徒用風光好 梁劉綏和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
 臺榭正重接煙霞長虹觸欄斷歸鳥避空斜俯巢窺
 暝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晚九層光尚賒 北周
 宗懔和歲首寒望詩曰旅騎出平原鉦鏡遍野喧接

里開都邑連車駐小門稻車迴故塢獵馬轉新村古
碑空戴石山龕未上藩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潯陽
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
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
暮將朝 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跡但
丘墟巴水繁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似落古柳細
條踈煙無遂若此當不為能居

賦後漢班彪遊居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
若歷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遂發軔於京洛臨

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旣中流
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
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
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
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
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
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曹
植**節遊賦**曰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
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
隅亢高軒以迥眺緣雲霓而結䟽仰西岳之崧岑臨

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謹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驂騶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騫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於金壘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求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又感節賦曰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求望冀銷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炤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翻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

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泔灑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魏楊修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携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逞欽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烟熅之純和百卉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撓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彿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赭綠葉白蒂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冲和以固植信能寔而先榮於是廻旋詳觀目周意倦御于方舟載笑載言仰泝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歎晉石崇思歸歎曰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填胷魚澆灑兮鳥繽翻澤雉遊裊兮戲中園秋風厲兮鴻鴈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壠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縈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高歌凌雲兮樂餘

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遙兮
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書魏應璩與滿公琰書曰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
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
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
北有曠野之望高榭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
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
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悒悒 又與從弟君胄
書曰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
掃涂雨師洒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正酌彼

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厦膚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
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珮折若華以
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媠
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
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
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
輟耕邳惲投竿思致君子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
方欲執耒於山陽沈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
也

○懷舊

藝文類聚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毛詩曰友賢不

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左傳曰鄭子太叔卒趙

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詳言

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新序曰延陵季子

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實劍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

未及與及還而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於墓樹徐人

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挂丘樹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

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

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

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又曰朱

邑惇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以私 東觀漢記曰

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

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穉仁讓聞於天下黃

瓊辟公府不詣及瓊薨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

致酹 嵇康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

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懷舊

二帖

案本作故舊

久要不忘平生半面故之不棄故舊無大故不慢周禮

以入統馭萬民二
葬原仲傳曰季友如陳葬原仲仲季友之舊也**奉呂**

公漢婁護字君卿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呂姬同食及護居妻子頗厭護流涕責曰呂

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詩齊謝眺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

望忘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

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沈約懷舊詩曰无良乘

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涂艱行

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融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逐

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日

同丘壤傷謝眺 又詩曰左率馥時譽秀出冠朋僚聳

茲千仞氣振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風飈楸

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傷吏果之 又詩曰長史體閒任

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

形為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謙 又詩

曰東南旣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迹共追

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虞炎 又詩曰少府懷

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旣闕優

孟歌身沒誰為寵傷李珪之 又詩曰韋夏識前載博物

備戎華稅驂止營校淪跡委泥沙始知庸聽局方悟
大音賒傷韋景猷又詩曰處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

索負高情耿介懷秋實義貴良為重蘭摧非所恤一

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風又詩曰豫州懷風範

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忤頡頏事刀筆

紛紛遞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追朝露傷胡諧之

賦西晉向秀思舊賦曰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

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意遠而踈呂安心曠而放其

後各以事犯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

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

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

作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

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

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躕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

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之長吟悼嵇生之未

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

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

而寫心晉潘岳懷舊賦曰予十二而獲見于父友

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

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尋役于外不歷嵩丘

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
 仰睇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大室旁眺嵩丘東武託馬
 建瑩啟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
 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
 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諧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
 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人陳芟被于堂餘舊圃化而
 為新步庭廡以徘徊流涕泣而霑巾

銘周庾信思舊銘曰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
 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
 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莊

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
 徘徊岐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况復魚飛武庫豫有
 棄甲之徵鳥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
 楚滅原隰載馳轅轅長往甲裳失矣餘皇棄馬河流
 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沈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
 燃香復道詎歛冤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
 之愁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
 昔開俊賢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及乎東首告辭
 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未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
 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

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列士埋魂卽是將軍之墓
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美酒酌焉
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此別
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壘恥芝焚蕙歎
所冀鍾沈德水望出風雲劔沒豐城氣連牛斗潛然
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
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
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脩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
盧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疇昔
隆貴慘舒語嘿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
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于秦山陽
相送惟餘故人孀機發緯獨鶴孤鸞閨深夜靜風月
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隣人笛悲昔為
幕府今成德帷

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
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筍之干霄臨
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
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
果徐行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
是駐伏熊迴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

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
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
書爵里陳懷舊焉

○恤孤

帖白

置產業

張裔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死孤遺未成人裔迎與分屋居事恭母恭子長為娶置產

業使立門戶矜恤故舊

分封邑

魏曹真字子丹少與

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乞分所食邑封遵六子託妻

子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常于太學見暉重

貧暉候視撫遺孤魏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篤厚

兄孤撫兄孤子甚篤厚教養虎子吳凌統為將軍

孫權收養官中教讀書十日一乘鞍馬存孤存諸孤

字孤之孤託孤尺可以託六恤孤則山公撫嵇

紹嵇康臨刑謂子紹曰孤矣王成匿李燮

○施惠

帖白

請粟子華使於齊冉與車後漢劉翊字子相旅有張

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禮為粥

意是翊也後請還車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為粥

凶饑公叔文子為作衣形草食以便宜輒出其所在

粟布為糧作衣將議散與親故積財雖千萬嘗開庫

任其子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遺其親戚孟嘗君與客

好施一日散與親故悉盡臣無威福書臣無

有侍史日記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臣無威福有作福

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

恤孤施惠

作眾不恒懼年雖大殺眾不恒懼注恒汲黯矯制漢

內傷水旱父子相食汲黯以法惠救之河鄧攸擅

賑晉鄧攸為郡時擅開簞食與餓靈輒餓趙宣子

錢贍貧第五倫事貸不待報劉頌字子雅奉使見饑

行除名示不敢專禮隱民取食取食為隱民謂窮困

人周人尚施貸而不書氏司城施而不德並詳濟物

蓄則聚民財聚則民散春頒秋歛粟散財發粟書散

之財發鉅分散仁之施者調賜周匪頒匪非也頒分也

時頒並周及下禮惠必惠下禮之道掠美鬻恩博施

濟眾豐凶不時聚斂有典適時以權救物

惟道義由獨斷惠必同沾惠以救災義而

濟物博施之人專達之責散以家貯收其

公利情且涉私美將歸下苟狗便宜則非

專達宜哀菜色無肆莠言命未及於匪頒

罪寧逃於擅發歲凶諒可恤人家施不應及國

賑廩鄧攸雖見免官開倉汲黯猶聞釋罪積

而能散誠謂發身仁者以財發身不私不及公豈宜

作福大夫不敢作福毀家紓難猶謂盡心賑窮救

災豈宜獲戾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與使者

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施饋

公粟

傳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使大義穀後

黃香為魏郡年饑分俸祿贍賜直賑貧者賜直焚契

貧人豐富之家各出義穀舒仲應以素術軍糧散給

遺文焚削文契散軍糧饑人術曰足下欲獨受天

下重散父粟吳全琮字子橫父柔使齋米數千斛到

名平散父粟吳有所市琮皆散施空船還父怒之琮

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指困魯肅字子敬不治

懸之患不及故報父奇之指困家事以散財賑窮

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

困米各二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益知奇遂定僑

札之餼鍾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餼與鄰里子

謂原憲與爾須故舊馬援田牧有牛馬羊數千穀萬

隣里鄉黨乎民歌陳氏之施士歸多歸之樂盈也振民

盡頒故舊民歌舞之士歸多歸之樂盈也振民

乎君子以濟眾了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

乎施下易君子以下錫民書用敷錫厥庶平施稱物周

給後漢王丹家不及國積以待施周禮遺

委積以子惠困窮先王子惠鮮鰥寡漂母饋食韓

待而進食駱姊分施困乏統字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

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賜豈獨受冠恂字子

賜與朋友故人口吾因士與不宣惠穀於門與貧餒

不宣不曰來取禮與來者豈使妄施莊子屠羊說

不君有妄施之名七十無不饋飴宋公子鮑禮於國

不饋賞賜悉與親族實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

不饋賞賜悉與親族及載殺糧於路以施民也

不饋賞賜悉與親族及載殺糧於路以施民也

家量貸公量收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九在外

二在內魏成食祿千鍾什施而不德 惠而不費

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書施取其厚 陳錫哉

可詩

慶遺帖白

贈雜珮以詒玖珮玖贈策晉人誘士會將行遺弓

細苞苴禮凡以弓劍苞苴篋問人者歸乘馬

苞苴禮凡以弓劍苞苴篋問人者歸乘馬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饋豚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真璧晉重

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魏成食祿千鍾什

書

晉人誘士會將行

禮凡以弓劍苞苴篋問人者

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來拜之

漢鄭莊性廉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劉殷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

朱暉字文季太守既况欲市其牛暉不從

相煦相濡

莊子魚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市吏

見則不納

稅不視命

又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饋

慶遺

市吏

見則不納

稅不視命

又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饋

不受尹翁歸為市吏不亭長不坐卓茂為密令人訟

旦發暮還晉荀晞字道將在兖州見朝政亂懼害每

厚往薄來得千里牛

○慶賀帖

取妻賀取妻者曰聞生子盧綰父與太上皇同里善

親相善賀及兩家子長相愛里中喜兩家給謁者公

善沛令從之避仇豪傑聞令有重容皆往賀同衆人

馬援軍還故人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國老皆

賀文薦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百乘不

能何後之有而婚禮不賀人之相隨慶弔必有積善

之家必求賢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

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自以為不

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

求賢人吾有弟會稽典錄云鄭憲字孝章與孔融結

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升堂見親自為壽以賀母

今有弟國憲曰母昔有憲憲升堂見親自為壽以賀母

喜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慶以地呂氏春秋云世

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日始長王肅家訓云賀

賢後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日始長王肅家訓云賀

故歡喜君道長漢雜事云陰氣生君道衰故不賀

災藏臺韓詩外傳云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

賀曰皇天降災于燒北澤管子云齊之北澤燒火而

藏臺是君之福也燒北澤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

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弱穀反晏子云景公

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弱穀反探雀穀弱故

慶賀

反之晏子遂巡再拜賀

曰君有聖人之道矣

拜賀曰聞三公幡畫作

鹿明府必為宰相矣

之懇上劉備死魏志表

尊號劉備死臣皆賀

賜少儀云有慶令客

玦改慶福維新又云臘

拜賀不得因先賀後弔

富馬良其子好騎墮

馬折解人皆弔之

○薦獻

致馬資獻金玉曰致佛鳥首

則奉冑命無以前之則

屈鞞拊注鞞弓衣也

夫橈劔可羞傳漢汗行

稽首而左牽犬則執縶

後對攝叔奉麋獻葵

伯使攝叔奉麋獻葵

雙以將命委其受乃問名

禮水潦降不及車馬

不獻魚鰲不及車馬

以爲禮不獻而諫

獻禽之未至

言未

至獻

言未

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也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書漢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言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也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書漢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言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也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書漢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言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也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書漢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言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也

閭言憂則恐懼敬事則善功而福至又云賀者在門

禽之時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 獻甲者執冑 獻杖者執

末 獻民虜者操右袂 獻粟者執右契 獻米者

操量鼓 獻熟食者操醬齊 獻田宅者操書致

居山不以魚鱉為禮 居澤不以豕鹿為禮

○千謁帖白

相府 范雅為須賈御入相府 卿門 宋公子魚無日不

婦門 魏勃欲見曹參早婦門 書刺 高紀有謁者自書

名也 帶劍上謁 雋不疑字曼倩冠進賢冠帶礪貝覆

刺遺書 高彪有雅才從馬融訪大義融乃辭疾不見

之乃追 先容 漢書莫為我具白 孔融年七歲謁李膺門

府君親舊門下具白之膺見融問何親融曰先君孔

奏刺 夏侯湛事 懷刺 稱衡來遊許下陰懷一刺激張

儀 張儀謁蘇秦秦戒門下不為通又不得 奇彭美 蜀

須賓客罷與卿譚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來

非慕義 稽焦征羗豪縱二子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

瓜謁征羗不時通旌欲去騰曰見以託名 後漢趙壹

郡計吏到來非慕義也屈何傷乎 見 託名 字元叔為

伏西州承高風久矣乃今方過而忽然奈何 命 不顧

太守 趙壹為羊涉知非常人乃起延語大奇之 顧

追之壹不 遽迎逢掖 官符字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

顧而去 卷一百四十四 千謁

太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君前
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符在門規驚遽出迎入語曰
徒見二千石未嘗修刺景丹性清高未嘗修刺謁人不肯受索望
不如一逢掖王仲翁俱欲謁見靈光光自上官桀事後出入自
備士當見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史挾持望之獨不告
受索曰不願見非不避寒暑張湯請謁不師道德朱博取
周公握髮之禮不師道德

唐類自卷一百四十四

唐類自卷第一百四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蘭谿徐應亨校訂

人部二十五

游俠 報德 謝恩 附 報讐
讐怨 不報附 奢 借 寵倖

○游俠一類聚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
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
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為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
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游俠

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曰韓偃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偃之過偃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偃者至齊陰交蒞政以意厚之政毋死旣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爲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

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偃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刺偃偃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史記曰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漢書曰戰國合縱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而稱首 又曰季布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

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

人謹恭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待之藉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布以信聞關中 又鄭當時為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 又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
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
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
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
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衆薦寵
下輩士以此多歸之 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
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
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
得之若一敵國劇孟行大類朱家及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 又曰郭解字

翁伯河內軹人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精悍陰賊
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奸剽攻劫鑄錢掘冢所殺甚衆
及長改節以德報怨以軀借友報仇自喜爲俠解姊
子見殺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
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放其賊諸公聞之皆多解之
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然恭謹未嘗乘車入縣庭
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
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解兄子斷楊掾
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甚
遂族解 又曰萬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顯坐專權

擅勢免官故郡留其牀席器物直數百萬欲以與章
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章以布衣見哀於石
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
禍萬氏反福耶人以是稱之 又曰婁護字君卿是
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
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
其交長者尤見親敬眾以是服之與谷永俱為五侯
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母死
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君
卿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

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
移時 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游俠常以
報讐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殺楊阿若
西市相斫楊阿若

游俠二帖白

意氣史記意氣高作權力權行州里赤丸漢書長安
少年殺吏受財執讐相與操丸為彈得赤丸者斬武
吏黑者斬文吏城中薄暮塵起剽劫死傷橫道及尹
賞為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各為虎穴捕
羣盜內穴中數日視其屍相枕藉而死
白刃古詩
杯酒問白燕市荆軻飲夷門侯嬴夷橫賴川
刃起相讐燕市夷門侯嬴夷橫賴川
豪俠橫賴川賴川之人歌曰賴居柳市萬章字子夏
川清灌氏寧賴川濁灌氏族居柳市居長安柳市

通表益

表益家居劇孟嘗通益益厚待之人謂益曰孟薄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益曰孟急人之急

造其門不

脫季布魯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數陰推埋以親為解

王溫舒少時

馳驚閭借客朱雲字子游少通

場三輔惡少

漢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六國罪人孟

曾等四

感分遺身七啓曰雄俊之從交黨結倫輕背

公死黨

游俠傳序六國時背公死黨之義成言信行

果

太史公曰游俠行雖不知禁反正非明王在上示

以禮法易由

四夫之細游俠傳序郭解之倫四夫之

知禁而反正

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惜乎不

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五陵

之俠

幽并之俠

曹子建詩借問誰

張趙之倫

竝刺客也

選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

連交合衆

結儔附黨

求名殺吏

賈勇報讎

英雋之域

西京游俠之

場

輕死重氣

結黨連羣

操丸之俠

剗刃之

讎

然諾則黃金不易

季布

失意則白刃相讎

見曹植詩

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盡擢七

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

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

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容與

虎豹林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

租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劔嚴秋霜騰超如電激廻旋

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
 加四方 又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
 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
 嘗東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
 勝南詛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晉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劍術疎竒功遂不成其人
 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
 馳俠旅宦遊關原既踐終古迹聊諄興三言顯軌莫
 殊轍幽塗豈異覓 宋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
 少年好馳逐瓊帶佩雙鞬象弧插雕服獸肥春艸短

飛鞚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
 驚雀無全目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輿馬塞衢
 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
 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
 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結
 交李都尉遨遊佳麗城 梁吳筠詩曰結客少年歸
 翩翩駿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
 拖玉入含暉顧看草玄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
 曰西都盛冠蓋九達塵霧塞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
 得玉鞭蓮花細金芒流星勒聊為路傍人寫鞚長楸

北 梁王僧孺詩曰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
吹錦帶落日映珠袍陸離關右客照耀山西豪雖非
學詭遇終是任逢遭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
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梁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
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飾長安九
達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喧扇摩暗不息走狗通
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香
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游俠篇曰京洛出名謳
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鬪雞橫大道
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周庾信詩

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
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
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
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蕤寶劍似舒
蓮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陳陰鏗西游咸陽中
詩曰上林春色滿咸陽游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
跨河影裏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
經過 陳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街恩
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
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綰賦得荆

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
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
沒秦宮 又俠客控絕影詩曰青門小苑物華新花
開鳥弄會芳春僊掌層臺浮麗日長楸廣路起紅塵
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游俠英名馳上
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劍青絲宛轉黃
金勒復有魚目竝龍文躡影追風本絕羣影入吳門
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未肯推
名待借君 隋陳良游俠篇曰洛陽麗春色游俠騁
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遙臨蓋花氣近

熏衣東郊鬪雞罷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
晚暉

○報德一

藝文類聚

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
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
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左傳曰晉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
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為殉及卒
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

人結草以充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
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晏子曰
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
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
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
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
失右服馬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
穆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予恐傷汝也遂徧飲而
去及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
靡已扣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

大剋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簡子有兩白驢甚

愛之陽城胥渠處

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

廣門之官夜欵門而

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驢之肝則
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虧御於側簡子殺白驢取
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
七百人皆先登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
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
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
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舖臣父臣父且死曰
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

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死士 史記曰爰
益爲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益侍兒盜知之不泄遇之
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益驅
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吏及爰益使吳見守從
吏適爲校司馬守益夜引爰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旦日斬君益謝之而去 又曰項王使說韓信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故背
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說苑
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

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
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權君臣百
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
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
王隱忍不曝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洩敵久矣
遂平晉君 漢書曰張蒼秦時爲御史有罪亡歸及
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鑽身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爲常山
相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爲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蓋寬饒爲衛司

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恩及歲終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還過溧陽瀨水之上長歎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官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悟遂舉勃 魏略

曰楊沛爲新鄭長課民蓄桑椹營豆積浸得千餘斛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椹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六人絹五百匹以報乾椹也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策馬刺於萬衆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王

報德二帖 [謝恩附]

償一飯范睢云一飯之恩必償退三舍此子犯曰唯楚之惠不及

雀持環後漢楊寶見病雀憐之因將歸置中箱中

龜顧印持玉環之龜顧印綬印蛇銜珠後街侯見傷蛇以藥治之

客泣珠淵客宿將去泣珠寘褚寘褚中出既謀而

倒戟未行而楚自歸之後賈人如倒戟靈轍餓不食三日

無入宮晉荀罃善待之如實出已者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不望報負報之宮而免不望報禮儒有推賢而進肉骨憑子

寬身吾見申叔夫子所寬身以怨報德則刑戮之人也投

金承塵後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

金瀨水詳類往來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死力

報生以死報死以力綈袍之恩范唯寒須賈取綈袍遺之

國士之遇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遇我以國士報之

止宿草年為營仇麗置居宅升薦於元帝帝辟公府後泓至

祠設上賓少府詹卒感生成之恩遂為詹制朋友之服哭止宿

倦報祠倦報報者倦矣施報禮曰太上貴德重施而報

而重施而重施其報者未厭三施無報謂秦閉晉糴

不報其人必攜攜離也三施無報謂秦閉晉糴

小人懷惠語故人念舊感以德報德所勸求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得仁得

仁 敢忘大惠 爰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敢

忘 道不虛行 仁無遺舊 絕纓之臣竟答恩於

楚王 啖炙之士終酬德於顧榮 綈袍雖薄尚繫

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終酬宣子之惠謝恩驂贖不

謝史越石父賢在縲繼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不

免不謝范滂字孟博繫獄霍詡理之免後詔議刑非

私魏陳羣言劉翼於太祖太祖赦之謝薦非義漢張

薦士士謝之大恨不為通曰不謝傅叔向不謝

齊謝朓酬德賦曰右衛沈侯眷予以國士四年忝

役朱方見贈以詩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故

稱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不息輕

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宴之渺歡曾陰默

以悽惻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為

深信懷之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

風雲之光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帶芳猷

而為服予窘跡以多悔媿離厄而獨處君紆組於名

邦始話言於川渚爾要戰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

同車以日夜誠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眷落景

之徂曠若青顏之倏忽恠歡賞之多違

書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將軍

悅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賓朋一作之末不聽
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
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
見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
何況將軍之門

○報讎藝文類聚

禮記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
遊之讎不同國 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左傳曰齊
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

為嫠婦託於紀鄆紡績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
投諸外齊師夜緹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
入紀 又曰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檣李以戈
擊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必謂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
忘三年乃報越 越絕書曰子胥入吳闔廬將為之
報讎其後荆將軍伐蔡使子胥伐荆十五戰十五勝
子胥操楯答平王之墓而數之曰吾先人無罪而子
殺之今以此報子 戰國策曰豫讓欲為智伯報讎
乃漆身為癘吞炭為啞而求殺趙襄子襄子當出豫

讓伏劍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是讓也求之果是
數之曰子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
讎反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何報讎深也答曰范中
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
士報之襄子曰為智伯名既成寡人赦子亦已答曰
君前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臣固伏誅然願請君
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
劍三躍呼天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
死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睢報
讎乃為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十日之

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
之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
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 東觀
漢記曰海曲有呂毋其子為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
呂毋家素富豐贖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贖之
視其乏者輒假衣裳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毋垂泣曰
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
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毋入海自稱將軍遂破
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又曰郅惲與董
子張友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十六
張視憚歔歔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憚卽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吳書曰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與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 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

殺玉申徒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 又曰龐涓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讎乃喜以爲莫已報娥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 又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報皆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 又曰潁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河與母俱亡母先見得

人爭欲甘心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
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
讎遂殺之而捨其母 又京師節女者本夫有讎讎
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娶其女中間父呼其女
而告之計女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
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日夜在樓上新浴頭東首臥
則是矣讎家果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
頭也讎以為義遂釋其夫 會稽典錄曰董黯家貧
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
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

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 晉中興書曰桓溫父被
害時溫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讎
人

報讎二帖

父母讎

兄弟讎

交游讎附

甘心

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言殺以快意也

快意

樂布為人所掠為奴與主報怨後為燕相

者有怨

以法滅之也

填海

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以其曾溺海中

河

不此報無能涉河伐齊

釋憾

憾請君釋憾於宋

舊怨

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

反惡聲

北宮黝之養勇惡聲至必

之伯樂氏

國語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伯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云

楊阿若

報讎為事

請謝不見

蓋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梁鵠欲殺正和勳救免正和詰謝勳

詳游俠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報讎

不見曰吾為梁使君**睚眦必報**睚眦之報斬霸陵尉李

不為正和復自殺之廣後為北**獲魏齊首**范睢被魏齊

於廟中後於**將盜爾城**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璧

盜爾璧今唯**思舊怨**子常唯思以敗**婦不忘襲**襲人不忘

忘**人有所懲**以怨報怨則**交讎反殺**地官調人職凡

使邦國交讎之注反復也謂重殺也邦國交**私憾敗**

國宋將戰鄭華元殺羊食土其御車者羊斟不與食

入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以**釁不可失**傳釁有釁

私憾敗國殄人刑莫大焉**奮其武怒**以報其

不如死楚昭王曰棄盟逃讐不如**奮其武怒**大取左

傳肆其忿恚恚也**報東門之役****報織介之忿****虐**

我則讎**殄殲乃讎****以克其讎**亢當**父母讎避海**

外父母之讐**藏林下**琴操曰走馬引檣里牧恭作也

馬圍其室明日視之天馬迹也惕然悟**見旗**庸見姑

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嘗膽**夫差嘗膽和

讐而不殺乃汝伐讐死而無悔**嘗膽**以報父讐和

難**刑父讎**蘇不韋

督郵按美陽令李嵩輸左校嵩後為司隸刑謙至死

不韋乃穿地達嵩在廁遂殺其妻子嵩乃以版藉地

不韋知有備乃掘嵩父墓斷頭祭父墳標之於市嵩

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負郭林**毀父讎**漢申咸

宗曰子胥因吳不韋單特優於負也**毀父讎**毀薛宣

以凡鬪論當棄市朝廷直以爲遇人**仁輕侮法**後漢侮辱人父

者宜與疾人**孝不忘親****仁輕侮法**其子殺之肅宗

同罪竟減死**孝不忘親****仁輕侮法**其子殺之肅宗

不**仁輕侮法**其子殺之肅宗

貫其死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輕侮法張敏駁曰

春秋之義子不報讐而法不滅以相殺路不可開也

天命誰讎棠君尚謂其弟伍負曰親戚為戮不可以

死天命將誰讐之謂楚君讎視父各親其親以

怨報怨子無忘孝人有所懲兄弟讎不同國禮

調人凡和難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從父不為魁

昆弟之讐不同國注此謂諧和不報讐也

居從父昆弟之讐不為魁主人街命不鬪子夏問曰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魁首也街命不鬪居昆弟之

讐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因疾不殺趙喜事為讎

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詔魏文帝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

殘害者昔田橫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

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

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

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教梁簡文帝甄異張景願復讎教曰夫理感禽魚道

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

稱其父為韋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級祭墓訖東

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

防廣刃讎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讎怨帖 不報附

書於士周禮報怨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也結於人

於人不在大亦不在小豈在明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仇予書曰萬怨汝汝怨府聚怨也忤心雖有忤心不見

以無情故鄭息違言言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思我

忘我大德誅之調人職曰凡鬪怒者成之不可則不

我能即易曰我仇有疾憾而能胗安也毫髮為瑕髮

和難難仇讐也始因胥怨 終乃交讎 禮著復讎

傳明敵怨 代為仇讎 相為敵讎 虐我則讎

怨耦曰仇 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

防 復讎因疾猶慙義士之心趙喜加怒及死豈為仁

者之勇不報勿令讎周禮凡殺人者雖父兄

不使無私忌惠伯曰公事有公讐也不尋仇讎竟身之

報無道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敵不在嗣史駢曰前

及公私讐不及公墮黨崇讎是墮黨忘恥思惠而忘

思小犯而不校校報也曾子曰犯而不校吾怨是用

希伯夷叔齊不念損怨子產曰忠信以防怨匿怨而

舊惡怨是用希不聞作威以防怨

八部 卷一百四十五 二一

讎怨

其以德報怨 以直報怨 將叶南方之強 宜釋
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無
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
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豈念
斬祛之怨 毫髮之際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
不可莫之報也

○奢雜采 成篇

說文曰奢張也及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毛詩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

采衣服 左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 後漢書曰梁冀大壯棟宇加以丹漆圖以
雲氣仙靈臺榭交通相望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藏
冀將妻孫氏乘輦青蓋車張羽葆飾以金玉琥珀每
遊觀池亭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竽酣樂竟路
日夜相繼 東觀漢記曰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善鼓瑟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吳志曰賀齊性奢好軍
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檐蒙衝鬪艦望之若山

蜀志曰劉琰封都鄉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人皆為聲樂又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晉書曰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金埒 又曰何劭驕奢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隋書曰煬帝至東都以蠻夷朝貢者多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異陳於端門街衣錦珥金翠店肆悉設帷帳盛酒食遣蠻夷見者歎其中國以

為神仙 漢武故事曰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為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削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室玉堂皆陛下用玉璧又為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凡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鹽鐵論曰漢末一筆之相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非文犀之禎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

奢二 白

鷓冠 鄭子臧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
子臧 獸炭 羊琇作獸炭謂屑 瓊弁 傳楚子玉為瓊弁
有焉 炭 和作獸而燒之 夢河神乞之不與

果戰敗**玉食**漢陳咸為南郡太守奢修玉食**石椁**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

死之**錦維**吳甘寧字興霸道路住止人**速戾**欲敗禮以速

之奢**陵德**以蕩陵德放**滅義**奢麗恬**不遜**子曰奢則

也**遺咎**富貴而驕**自邪**驕奢淫佚**心戰**史記曰

因與**力敵**華定後女叔齊曰後將**盜夸**子夏曰

遜也**高策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

人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况中庸乎

老子曰**服文彩厭**惡大侈惡之**禮奢**禮與其奢**心侈**

飲食是謂**盜夸**文選憑虛公**亡家**奢侈亡家**敝化**為制度**宣**

驕**長處樂**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終取亡**伯有侈汰

滿招損謙受**盈必壓**天之有**三歸**管氏有三歸娶

食萬錢何曾事**服不稱**傳服美不稱必以惡終謂

不衷上詳**富而自至**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期侈注貴不

後自至**豪以相尚**石崇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

故戒之**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泥屋以椒愷**

屋以石脂愷以珊瑚示崇崇擊碎之其爭豪如此

丹楹刻楹魯莊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楹御孫諫曰儉

乃不諸大惡無**鏤簋朱紘**仲管**峻宇雕牆**書**輕裘肥馬**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楚子汰禮**左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肥馬衣輕裘**延壽坐罪**韓延壽坐東**載寶而朝**南宮

也今君以汰**抱甕以釀**羊琇冬日令人抱甕

必載寶而朝夫子曰**君子戒盈**縱欲不度

而聖人去泰老子曰聖人去奢去泰

所窮泰極侈 鍾石不移而具 劉向新序曰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兕觥之

飲三徙鍾石之 車服常陳於庭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

懸不移而具也 崇侈 茲侈 物惟惡盛 神亦害盈

人惡而殺之 不以義制 將由惡終 禮無縱欲 道貴去奢

盈不可久 欲不可縱 貴而能貧 益之而損

儉雖諷於蟋蟀 奢則刺於蟚蛄 况當示禮之

時 自致宣驕之禍

○僭 帖白

朱衣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 縞冠 朝服之以縞冠

僭宋王者 曲懸 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以邑辭請

之後也 曲懸 曲懸注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

故曰虛器 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

舞 左傳王子頹享大夫樂極編舞 雍徹 三家者以雍

碑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金奏 鄒至聘楚

室而懸馬卻至登金 宮懸 禮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

奏作於下驚而走 宮懸 禮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

夏武乘大駱此諸侯之禮也 請隧 晉侯納王享之請隧

僭禮注皆天子之禮也 請隧 晉侯納王享之請隧

子典章也開地通路曰隧王 設撥 欲設撥注撥引輶

葬之禮也諸侯懸棺而下之 設撥 欲設撥注撥引輶

車所謂 官邪 邪由官也 等越 則以儀辨等 易輿服 後漢梁冀

制作乎上 輶車 輶車埤憤狹冠 飾兵車 蕭望之奏韓延壽

折上角擁身弱狐尾單衣 飾兵車 蕭望之奏韓延壽

建旌桑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直皆駕駟馬載

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

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

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

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陣

被甲把弩負蘭又使騎吏戲車上弄馬盜驂上階不

道坐觀帝樂杜夔字公良知晉亂奔荆州牧劉

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而立曲旃武安

庭作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而立曲旃武安

蚡堂前羅列鐘鼓立奏肆夏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

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喪不

稱王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葬始用

用殉棺有四人棺有翰王號葬始用

之為按殉以人從死也翰

鳴鐘磬備威儀籥簫鼓吹車騎蒲道胡人夾轂焚香

不足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振服百蠻尉陀

箭也候月鑄劍器侯月鉞鑄刀劍鈎鐔放效尚方事

繁纓以朝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之以邑辭請繁

惟器與名不可假人注繁纓馬

節諸侯之制也器車服名爵號

也禮綠衣黃裳失位也詩曰綠兮衣兮黃裳注

裏非禮制以喻妾上僭黃

宋王者山節藻梲滅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反玷

之樹塞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之門阿之制周禮門阿之制以爲城都之制天子門阿

五雉宮隅之制宮隅之制注天子京城百矢鄭共叔

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制也君將臺門旅樹僭大夫之難爲上也

不堪傳君將臺門旅樹僭大夫之難爲上也

卷一百四十五

替

樹反玷賢大夫也而以為濫矣不守其位君子大夫

之簣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也之賜匹士之祭祭謂之攘攘竊也君子大夫已上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服以旌禮昭其度也居處不淫

處不淫登降有數上僭下偏上不僭上下不偏下陵上僭

犯貴祗席之上讓而犯君朝廷之位讓而命數禮

聽祿位以禮命九錫之數名數失中犯上敗度

敗禮非制非度表儀爵命豐屋菽

家易而生亂過乃有刑苟無區別則有覲

覲禮由位叙名以器分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樂之奢失罪以僭聞名位不同禮數亦

異正其服位昭其度數所宜守以等威豈

可易其紀律苟命數之或乖於禮容而何取

位苟殊於品列服則異於節文况當示儉之時

自貽犯貴之誚惟鷄諷其不稱相鼠刺以無

儀追遠誠謂孝思違禮則乖敬享四時追孝

約祀有常九命辨儀牲盛異數孝感於時雖云

罔極祭不以禮豈曰無違名位殊倫易則生亂

器服異制過則著刑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為貴

者而等衰莫辨無乃爾是過歟

所宜禮以節之

禮以節之

寵幸

藝文類聚

左傳曰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
 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
 國將不容汝焉既葬出奔鄭又寵於厲公又曰公
 子佗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鬣以與之佗怒使其從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
 之目盡腫 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國衛國法竊
 駕君車罪刑子瑕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
 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
 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君君曰愛

我忘其口啖寡人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結駟千
 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嗥若雷霆有
 狂兕依輪而王親扞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仰天而
 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
 樂此矣安陵君纏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席出則
 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螻蟻
 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纏為安陵君 又
 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
 泣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
 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

臣之醜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藉孺孝惠時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鶡具帶傅脂粉皆閔藉之屬也 又曰鄧通為黃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助之及顧其衣裳後穿寐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甚

悅尊異之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賜通蜀嚴道銅山為自鑄錢 又曰韓嫣武帝為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起 又曰李延年歌為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茲歌所造詩為之聲曲由是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上與之臥起其愛幸將韓嫣同 又曰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為武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畧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都尉建爲附馬都尉 又曰
張放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
公主子日數得幸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
供帳賜甲第克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放與上臥起寵
愛殊絕 又曰董賢爲郎傳漏正殿下賢爲人美麗
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
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甚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
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

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愛恩至此 魏志曰孔挂性便
妍曉博奕踰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挂察
太祖意歡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
又多饋遺挂由此侯服王食太祖旣愛挂五官將及
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毗曹肇傳曰肇曰明帝寵愛
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
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比也 俗說曰桓玄寵丁期
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
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
捍刃

寵幸二

案本作寵

畫眉

漢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

有過於畫眉上

遺肉

漢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

愛其能不責之

笑

擇瑤

魏書云太祖嘗得名瑤數

賜酒一石賜肉百斤將遺細君

賦珥

齊威王以賦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

自擇其一

引妻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使小吏冠

以為夫人

食殘桃

竊王車

荀奉倩之深情

並詳類聚

鍾夫人之重愛

詩

魏阮籍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

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登折似秋霜流眄發姿

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

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

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頰苗昔芙蓉爾形既

淑爾服亦鮮輕裾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軻便

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吳筠詠少年詩曰董生

唯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

參差萊誰論窈窕淑願君俸繡被來就越人宿 梁

劉遵繁華詩曰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蕞鮮膚勝粉

白暎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葉東腕動飄香

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中本知傷輕

薄舍辭羞自通翦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
嫉新粧近入宮

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
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
以狎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
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
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
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
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
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

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鑕創瘡構於牀第服冕乘
軒出乎言笑之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
或能及太宗晚運屢經盛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
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異同與樹禍隙帝弟宗
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
此嗚呼哀哉

